

清·王先謙編

清經解續編

第一冊

上海書店

皇清經解編序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提督江蘇全省學政臣王先謙謹撰

國家稽古同天崇述往蹟

世祖臨御之初

御注孝經頒示海內所以宏闡經術綱維人極復

命廷臣撰易經通注折中古訓仰冀

睿裁

聖學精探開生民所未有

列聖繼體炳焉同風

聖祖

世宗

高宗三朝

欽定

御纂諸經揭日月而章雲漢於是海寓承學之士慨然於

聖教所先羣以研經爲首務而又

殿本

庫書布在寰宇凡優游

盛世者咸得悉其智能開仰美富家額戶述流風益昌

本朝經學之隆跨唐踰漢非夫

大聖人培植深而嘉惠厚其美及此易之貴賁離而悔其象辭

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離之象辭則曰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夫人文者化成之象也然非重明麗正無

以致之唯我

聖清當之矣道光間前大學士阮元總督兩廣督率

國朝學人撰著刊於粵東爲

皇清經解千四百卷

昭代之備風聲後進以繩矩優優林林觀者美焉今距粵東刊

經之日踰六十年中開闢難途與幾暨相望而率土人士

內固貞固之氣外炳文明之姿枕席可安弦誦不輟藝述

之盛視承平時抑無多讓幸值

神武克定寰海鏡清不於斯時哀集遺編廣續刊布懼彌久散

佚曷以稱

聖天子勅學右文至意光緒十一年

臣奉

恩命視學江南抵任後微學官覃心蒐采合舊章擬其精要

得書二百九部都千四百三十卷

奏請設局刊刻經解三載工乃告成臣自愧學術疏庸觀臨

未廣豈足以繼先臣阮元之萬一惟是棄而存之以待後

善學者擇焉冀於

聖朝文治少有所裨助

子夏六月

區區之誠云爾光緒十四年歲次戊

奏爲

奏明設局刊刻經解事臣維育才之道勸學爲先爲學之方

窮經爲首

國朝經學昌明鴻生鉅儒時時問作前大學士阮元總督

兩廣採輯諸家言刊爲

皇清經解一書深有神於學者迄今又數十年海內經生纂述

相仍流風未沫兵燹之後遺文祕帙所在散見及今網羅

哀集刊布流傳彰

國家文治之隆慰薄海士林之望亦學臣職也臣昔於阮元

所刊經解外搜採說經之書爲數頗多抵任後以蘇省尤

人文薈萃之區徵學官於儒門舊族留心蒐訪時有采獲

共得書近二百種都一千數百卷類皆發明經義爲學者

亟應研究之書悉知爾蘇兩書局近來經費不甚充裕未

能彙此巨帙因就近於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刊會同知

書撫臣在案臣已捐銀一千兩鳩工繕寫惟此項刻費爲

數較鉅容再函商督撫臣轉諭僚屬量力捐助本省紳士

及他省官紳有好義樂輸者亦從其便臣委賑善院董事

兼管收發銀錢書籍事宜並飭江陰縣知縣稽查董理事

事務從速籌期於工歸實濟費不虛糜費成後仿漢代碑

陰之例將捐助官紳銜名銀數附刊一卷俾垂久遠仍歸

經費或有不敷臣於考試蘇州時與撫臣面商在蘇局分

刻數種亦經撫臣允諾區區愚忱冀合眾擎之力以成有

用之善似於表章經術歡迎學人不無裨益謹具摺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具

奏七月二十六日題回原摺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欽此

清經解續編

聖上聖訓示謹

奏為經解刊有成書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奏明在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刊經解情形七月二十六日

奉 聖上聖訓示謹

旨知道了欽此臣以此大蒐訪經解得書較多刻費浩繁非臣

棉力所能獨任比即函知督臣會同奎撫臣松駿商請轉

諭僚屬酌量捐指賴督撫臣同力相助飭屬鳩資源源而

來極形踴躍即他省官紳亦以臣此舉為表章經術起見

多有不待函商徑自捐寄前來者臣飭局轉飭節節用嚴密

遴選撰錄亦飭蘇州書局助刊多種首尾三載幸獲有成

為書二百九部都一千四百三十卷體例一仿前大學士

臣阮元所刊

皇清經解名目

皇清經解續編藏事後板存書院刷印流傳俾藝林承學之士

宏觀覽而備研摩庶幾文教日益振興上副

聖代作人至意至此大捐實合計捐平足銀一萬九千三百三

兩二錢二分五釐除蘇局助刊書一百四十三卷外計臣

局刊書一千一百八十七卷實用銀一萬六千三百三兩

二錢二分五釐餘存銀三千兩整飭交江陰縣知縣發商

生息以裕書院經費書局即行裁撤此項悉出官紳捐助

並未絲毫動用公款仰懇

皇太后

皇上聖訓示謹

奏光緒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具

奏八月十三日遞回原摺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皇清經解續編目錄

卷一

九經漢字 顧炎武著

卷二之十四

周易釋義 以下王夫之著

詩經釋義

春秋釋義

四書釋義

卷十五之二十四

春秋占筮書 以下毛奇齡著

續詩傳為名

白鶴洲主客說詩

郊社禘祫問

大小宗通釋

孝經問

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禮記偶箋 黃斯大著

卷二十八之三十六

尚書古文疏證 顧若璜著

卷三十七之四十六

易圖明辨 胡渭著

卷四十七之五十六

春秋長恩 陳厚庵著

卷五十七之六十六

儀禮釋宮增注 以下江永著

儀禮釋例

禮記訓義擇言

卷六十七之百三十三

春秋大事表 顧棟高著

卷百三十四之百三十六

肆應禮儀食禮纂 以下任鳳運著

朝廟宮室考

卷百三十七之百五十六

易例 以下惠棟著

易漢學

明堂大道錄

補說

卷百五十七之百五十九

晚書訂疑 程廷祚著

卷百六十之百七十

卦氣解 以下莊存與著

周官記

周官說補

卷百七十一之百八十七

儀禮管見 趙黃充著

卷百八十八之百八十九

爾雅補郭 翟灝著

卷百九十

鄭氏儀禮目錄校勘 胡國瑞著

卷百九十一之百九十三

深衣釋例 任大椿著

卷百九十四之二百六

詩聲類 以下孔廣森著

詩聲分例

卷二百七之二百八

經傳小記 以下劉古樸著

國語補校

卷二百九之二百一十二

讀逸周書雜志 王念孫著

卷二百十三之二百十六

爾雅古義 以下錢坫著

爾雅釋地四篇注

車制考

卷二百十七之二百二十四

釋經義證 武傳著

卷二百二十五之二百二十六

釋服 宋蘇初著

卷二百二十七之二百三十

孟子四考 周廣業著

卷二百三十一之二百三十九

毛詩考證 以下莊述祖著

周頌口義

五經小學述

卷二百四十之二百四十九

詩書古訓 阮元著

卷二百五十之二百六十九

春秋左傳詁 洪亮吉著

卷二百七十之三百一

左通補釋 梁懷德著

卷三百一之三百六

周易述補 李林松著

卷三百七之三百二十

易圖條辨 以下張惠言著

虞氏易事

虞氏易言

虞氏易候

虞禮圖

禮儀禮記

卷三百二十一之三百五十二

書序述聞 以下劉逢祿著

尚書今古文集解

卷三百五十三

卦本圖考 胡秉虔著

卷三百五十四之三百五十六

尚書大傳輯校 陳奇猷著

卷三百五十七之三百六十

禹貢鄭注釋 以下焦循著

聖經宮室圖

卷三百六十一之三百六十四

韓經文 江藩著

卷三百六十五之三百八十一

說文聲類 嚴可均著

卷三百八十二之四百十五

周易考異 以下宋翔鳳著

尚書略說

尚書譜

大學古義說

論語說義

孟子趙注補正

小爾雅訓纂

通庭錄

卷四百十六之四百四十七

毛詩傳箋通釋 馬瑞辰著

卷四百四十八之四百九十四

毛詩後箋 以下胡承珙著

儀禮古今文疏義

卷四百九十五

讀書叢錄 洪興祖著

卷四百九十六之五百十五

爾雅匡名 嚴元照著

卷五百十六之五百三十五

周官故書攷 以下徐彥原著

儀禮今古文異同疏證

論語傳讀考

顏石廬經說

卷五百三十六之五百三十八

周禮學 以下王聘珍著

儀禮學

卷五百三十九之五百七十二

易經異文釋 以下李富孫著

詩經異文釋

左傳異文釋

公羊異文釋

穀梁異文釋

卷五百七十三之五百七十八

夏小正分箋 以下黃懷著

夏小正異義

卷五百七十九之五百八十四

左傳古義 戴鴻慈著

卷五百八十五之六百八

左傳補注 以下沈欽韓著

左傳地名補注

卷六百九之六百二十五

儀禮經注疏正譌 金日追著

卷六百二十六

周易虞氏略例 李銳著

卷六百二十七之六百二十八

論語孔注辨偽 阮鴻著

卷六百二十九之六百四十九

國語發正 王逸孫著

卷六百五十之六百五十八

說文諸解讀 張成孫著

卷六百五十九之六百六十二

穀梁釋例 許桂林著

卷六百六十三之六百七十九

求古錄禮說 以下金鶴著

求古錄禮說補遺

鄉黨正義

卷六百八十之六百九十七

說文音均表 江沅著

卷六百九十八之七百三十八

儀禮正義 以下胡培翬著

禘祫考問

卷七百三十九之七百四十

清經解續編

實事求是齋經說 朱大韶著
卷七百四十一之七百四十六
十三經諸答問 馮登府著
卷七百四十七之七百五十四
左傳舊疏考證 劉文淇著
卷七百五十五之七百五十六
春秋期問異同 羅士琳著
卷七百五十七之七百七十六
左傳賈服注疏述 李貽德著
卷七百七十七
喪禮經傳約 吳卓信著
卷七百七十八之八百十五
毛詩傳疏 以下陳奐著
釋毛詩音
毛詩說
毛詩傳義類
鄭氏箋攷微
公羊通禮攷微
卷八百十六之八百二十
周官注疏小箋 曾釗著
卷八百二十一之八百三十三
大戴禮記補注 汪照著
卷八百三十四之八百四十三
癸巳類稿 以下俞正燮著
癸巳存稿
卷八百四十四之八百四十七
尙書餘論 以下丁晏著
禹貢鍾指正誤
詩譜考正
孝經徵文
卷八百四十八之八百五十一
齊詩翼氏學 追補舊疏
卷八百五十二之八百八十一

公羊禮疏 以下凌曙著
公羊問答
春秋繁露注
卷八百八十二之八百九十七
周易姚氏學 姚鼐中著
卷八百九十八之九百八
公羊歷譜 包慎言著
卷九百九之九百二十八
論語古注集義 潘維城著
卷九百二十九
虞氏易消息圖說 胡炳燁著
卷九百三十之九百三十一
大誓各問 以下龔自珍著
春秋決事比
卷九百三十二之九百四十三
韓輿私箋 以下鄭珍著
儀禮私箋
果經集經說
卷九百四十四之九百五十四
胡氏禹貢圖考正 以下陳澧著
東塾讀書記
卷九百五十五之九百五十八
春秋古經說 以下侯康著
穀梁禮證
卷九百五十九之九百六十五
說文聲類表 苗夔著
卷九百六十六之九百八十三
學庸管釋 夏斯著
卷九百八十四之九百八十八
開有益齋經說 朱翰曾著
卷九百八十九之千十八
穀梁大義述 柳興恩著
卷千十九

春秋釋 黃式三著
卷千二十之千二十七
考工記考辨 王宗棟著
卷千二十八之千四十五
逸周書校釋 以下朱右曾著
詩地理攷
卷千四十六之千四十九
喪服會通說 吳家駟著
卷千五十
讀儀禮錄 曾國藩著
卷千五十一之千七十八
論語正義 以下劉寶楠著
釋穀
卷千七十九之千八百十五
今文尙書經說考 以下陳喬樞著
尙書歐陽夏侯遺說考
三家詩遺說考
毛詩鄭箋改字說
四家詩異文考
齊詩翼氏學疏證
禮堂經說
禮記鄭讀考
卷千八百十六之千八百十八
爾雅經注集證 龍啟瑞著
卷千八百十九之千二百七十六
公羊義疏 以下陳立著
白虎通疏證
卷千二百七十七
職經通論 邵懿辰著
卷千二百七十八之千二百七十九
周易文辰申鄭義 以下何秋濤著
禹貢鄭注略例
卷千二百八十之千三百八

書古微 以下魏源著

詩古微

卷千三百九之千三百十九

讀書偶志 鄒漢勛著

卷千三百二十

貴陽經說 劉喜年著

卷千三百二十一之千三百四十四

穀梁補注 鍾文丞著

卷千三百四十五之千三百四十六

周易舊疏考證 以下劉鑑撰著

向書舊疏考證

卷千三百四十七

讀易漢學私記 陳壽熊著

卷千三百四十八之千三百四十九

孟子音義攷證 蔣仁榮著

卷千三百五十之千四百三

達齋叢說 以下俞樾著

周易互體微

九族考

詩名物證古

士昏禮對席圖

禮記異文箋

禮記鄭讀考

玉佩考

鄭康成改正三禮考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

論語鄭義

續論語駁枝

羣經平議

古書疑義舉例

卷千四百四

禹貢說 倪文蔚著

卷千四百五之千四百十一

周易釋文例 以下成翁鏡著

向書歷譜

禹貢班義述

春秋日南至譜

卷千四百十二

何休注訓詁語述 劉泰冕著

卷千四百十三之千四百十五

禮記天算釋 以下孔廣牧著

先聖生卒年月日考

卷千四百十六之千四百二十

禮說略 以下黃以周著

經說略

卷千四百二十一之千四百二十二

漢學室文鈔 陶方琦著

卷千四百二十三之千四百二十四

昏禮重別論對駁義 劉壽曾著

卷千四百二十五

緯經廣義 林光豐著

卷千四百二十六

毛詩譜 胡元儀著

卷千四百二十七

春秋名字解詁攷 顧元玉著

卷千四百二十八之千四百三十

經述 林顯山著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

南菁書院

九經誤字

崑山顧炎武甯人著

今天下九經之本以國子監所刻者為據而其中為脫實多

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既不列於學官其學始廢而儀

禮則更無他本可習其謬脫尤甚於諸經若士子各專一經

而下邑窮儒不能皆得監本止習書肆流傳之本則又往往

異於監本無怪乎經術之不通人材之日下也已余至闕中

見唐石壁九經復得舊時摹本讀之雖不無踳駁而有足以

正今監本之誤者列之以告後學亦庶乎離經之一助云東

吳顧炎武

匪其朋无咎明辨哲也 石經哲字從折從日與詩明皇哲之

之哲

非之哲

書

東池北會子 匪 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見 視乃厥祖

石經監本同 厥德匪常 石經監本同 厥德匪常 則惟

今本作烈祖 厥德匪常 石經監本同 厥德匪常 則惟

汝眾自作弗靖 石經監本同 汝眾自作弗靖 則惟

明作哲 日哲時熒若 石經監本同 明作哲 日哲時熒若

偏無厥 仍唐作破然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頤而文有人用

顏辭之語况以古 今爾又曰夏通簡在王庭今本作其日

度作刑以詰四方 石經監本同 度作刑以詰四方 石經監本同

經文同惟大全多同今本

詩

何彼穠矣 禮如容反石經及監本注 羊牛下括 石經及監本

今本多作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

牛羊非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 牛羊非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

同 今本多作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 同 今本多作 不能辰夜

非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 非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

如彼泉流 石經監本同 如彼泉流 石經監本同

今本多作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 今本多作 不能辰夜 石經

氏則誤 不皇朝矣 石經監本同 氏則誤 不皇朝矣 石經監本

士 今本多作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 士 今本多作 不能辰夜

上經

乾

說卦云乾健也者以在人之德加諸卦之辭謂在卦為乾者於人之德性為健也凡字之有釋自鳥獸坤木之有異名人之有姓名爵號可以彼釋此而更無異義若其他言事言理則一字有一字之實義可以意相通而不可以相代如云學效也豈可云效而時習之乎乾非徒健健不即乾明矣故可云天行健者合天行健三字而共贊一乾不可云天行乾也乾之為字从乾从乙乾日出之光氣乙氣之舒也六陽發見六陰退處於內如朝日之升清朗赫奕無纖陰之翳滯物以之錄事以之與此乾之本義而元亨利貞四德皆備固不可徒以健名之

或躍在淵

言或躍或在淵也淵託體於地上而又於地之崖岸為下託體地上故曰下不在田於平地為下故曰上不在天居上卦之下則疑於躍居下卦之上則疑於在淵故曰或之者疑之也在淵者伏而未躍也躍則出於淵矣

親上親下

親上者三辰也依天而行親下者艸木也依地而生若動物則得天地之中氣依地以處而絕乎地依空而遊而不至於天其性本乎天也其形本乎地也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亦然生則兩未有親也舊說以獸親於地鳥親於天非是鳥固依地而止其飛亦踴地氣地氣不至鳥亦無鴻以飛謂獸本乎地則人亦本乎地乎其不以動物而言審矣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舊以世所傳八卦方位言之按方位之說有二一則曰者釋節舊所流傳依附帝出乎農之文東震西兌南離北坎東北及東南西南坤西北乾若依此說西南乃坤之位非朋矣東北艮位艮為山者地之加厚者也何云喪朋則此說不立其一邵康節所傳於穆季陳搏謂之先天者坤位在西北何喪朋艮位西南非坤朋也何以云得朋則此說亦不立此據

文王演易之地而言岐周之西南乃隴蜀接西番之地崇山疊嶂地氣博厚故曰得朋東北為關東豫兗之野平池而屬於海地氣已薄故曰喪朋喪朋則不怙其積厚之勢而和衍以受天施故曰乃終有慶

括囊

有底曰囊囊之口在中兩頭著底今之被俗也其一頭著底者則鄭司農所謂直囊也四居上下二象之中如囊之口陰柔縮結故為括囊之象

黃裳

本義云黃中色裳下飾然則象傳所云美在其中者黃為中豈裳為美乎衣裳之制衣下掛裳際復有數佩帶紳加其上是在於外裳藏於內故曰在中黃裳者元端服之象自人君至命士皆服之若下士則雖裳不成章美故以黃為美飾五位中而純陰不雜以居之斯以為在中之美也

磐桓

磐大石之平者桓桓兩木而交相半貫公圭脊上雙紋似之檀弓所謂桓桓是也一陽在下堅立以載羣陰上承九五故有磐石桓木安貞建立之象舊說以為躊躇不進之象非也俗有盤還之語還本音旋俗譌讀如環桓音完音義各別震體動而屯不甯非可容其盤還游衍者於義不通

乘馬班如

班列也馬相別而鳴曰班春秋傳有班馬之聲相別則非一馬且非班班而行之馬故乘當音利四馬也一乘之馬相別而行則稅駕之象也故又曰適如卦有四陰為四馬或從初或從五上下異鄉故二四上皆言班馬

蒙

蒙艸加於艸木之上曰蒙詩曰葛生蒙楚而爾雅云蒙玉女玉女女離也女離附艸而蒙其上故有蒙名弱蒙之艸必有所附童子弱昧必依附先生以強立故曰童蒙此卦陽蒙陰上以忘險故取蒙焉舊釋未明

不利為寇

舉兵攻人曰寇寇非賊之謂也書言寇賊謂來寇之賊耳孟子齊寇趙寇皆敵國也若賊則豈待策之上九始不利哉

雲上于天

易之取象必兩間實有此象故本不可加於天而謂之坎曰雲言天者自地以上皆天也故雲與澤得土之澤雨也火得有於其上者光燭於空也雷出地而震於空聲乃壯矣至山則曰天在山中山中之空即天也若天與水遊行則以經星之天而言經星之天左旋而水右行以歸於海故曰通行莫非自然之象苟非自然則俗言卜人執筆卦影獸頭人聲男冠婦袂以惑世誣民者豈聖人立誠之辭也哉

不速之客

不速客也自初至三皆見險在前遲回不進于郊于沙于泥皆不敏速疾行之象世俗以醴客之晨再請曰速乃似驅使迫促之辭不恭莫甚焉蓋讀易不審而誤耳速客之速當作宿見儀禮需卦本坎延乾進之象何云不召之客四陰連類徒言三者六四坎體非外至之客也

輶

輶無輦名輶者輶輶車飾也輶所以繫佩綬及帶者書曰車服以庸車之等視其服故再命賜服不言賜車言服則車在其中象傳徒言受服以此

否

否馬鄭王肅皆音方有反韓康伯讀作否泰之否於義不通否不然也謂以律為不滅則必顯武致敗也吳氏謂先儒多音不知不自有否音

左次

兵法前左下後右高者在後據險以結屯下者在前列野而趨利前左不行則後右皆止不言前而言左者軍雖不進前軍猶必適哨以防敵惟左則屯聚以止耳

不甯方來

不甯方謂不甯之方猶詩言幹不庭方非未然而且然之詞不甯志不定也自二而外皆非五之正應故恐五之不受己而懷疑懼然以類上比莫敢不來也

自我西郊

所從來曰自西郊者自西而東也凡雲鄉東行乃不雨之徵諺所謂雲鄉東一場空也蓋就西北陰離上升而至

陽之氣羣之以行故不得雨若上九重陽上覆陰不得升則又降而爲雨此亦文王之德將欲東行三州而不得之象故曰我

何其咎

舊說以何爲語助詰問之詞若云何咎之有則不當云何其咎云何其咎之甚也則象傳不得云其義吉凡言无咎則吉在其中先言吉後可言无咎吉者未必其无咎也已言无咎則不復言吉无咎則吉矣雖有不吉君子不以爲凶也何字之義本訓猶也也則人从可人所可勝之任則擔負以行也正音讀可反讀如轉讀如實其借爲誰何之何者乃人負物以來詰問其所何者爲何物轉音河者語急之聲也俗專用何爲誰何字而於負何之何加轉作荷華之荷始自傳寫論語者之誤相承不改若易何校詩何穀則仍本字此云何其咎者以小畜本陽盛之卦乾德欲行而爲六四之陰所阻初乃與四爲應而受畜則不能无咎特以初德在潛以反歸不進爲道獨任其咎而不以累二五是善則歸者過則歸己之義故曰其義吉也與姤九二義不及賓之義同

履虎尾

凡象皆先自言卦名後乃繫以象占之辭此徒連虎尾爲句則卦名履者省文也實則履虎尾爲卦之名義也履者踐所欲行之路而指之足順而安也履乃憂患之卦孤陰進逼得位之剛則但言履其詞平其義安非此卦之象必言履虎尾而後其詞危其義險也與同人于野必言于野以見非徒二之同五而五陽皆其所同否之匪人非天下地之爲否唯三四失位人道不交陽往而之於非人之道乃有此象且其背陽升而陰得中非有且止之情特以孤陽居上更無可行之地不得不止故徒言同人否且不足以肖卦德必合下文而後其義顯也

拔茅茹

舊以拔茅爲句茹字連下以其集爲句於文義不通茅茹二艸名茹艸也一名茅茹今謂之茜艸其艸蔓生與茅俱拔堅韌拔之不絕必連其根而拔之泰之三陽否之三陰皆相連成體而無間斷故有此象茹平聲讀如茹茹菜之茹

上聲讀如汝者不同

帝乙歸妹

舊說謂帝乙爲紂父而本義云帝乙歸妹之時亦蓋得此文而後獲禮文王作周易周公繫文辭與商筮之用歸妹者象占各異安得治製商筮以占吉凶況歸妹又辭亦云帝乙歸妹又何說耶元亨利貞穆姜筮之即曰帝乙之吉非其位非其時者安能吉也抑按史稱帝乙元妃無子早沒故微子之母爲滕姜元妃沒乃攝內主而生紂爲適子帝乙之妃既天而無出帝乙又一傳而殷以喪亡何凶如之安得以社元吉邪殷之天子皆以十餘爲號其號乙者湯稱天乙又有祖乙小乙不但紂父之爲乙則必有得淑女廣繼嗣以受天祐者非紂父明矣其云歸妹者乃屬下于陰之辭二爲帝五爲妹陽反居中於內陰反正位乎外男來就女之象婚姻之禮至周始定自周以前男來就女如今之贅婿雖天子之貴亦或用此制故曰歸妹言往歸于妹與漸之言女歸者異泰有此象王氏曰女處尊位降身下二是帝乙之女歸夫家非歸妹也考古者必以其時於易而得用以前之昏禮焉周禮定而秦漢益嚴故有贅婿謂成之法至唐宋以下而又亂今則子舍父母而事他人冒他姓者倫愈教矣

苞桑

苞桑也謂繫苞桑道木魁塊郭璞曰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疏密蓋桑田之桑分畦而種枝幹修遠雖爲柔韌之木而枝弱向易折斷唯當道而生者本幹塊塊繫風馬過牛於其幹則必不能逸大人居古世而固本自強得賢爲輔之象似之

匪其彭

許慎說彭彭聲也彭以聚眾而進之四居四陽之上而近於五似將統率前進以逼六五之孤陰乃爲退爻而與離爲體愈近於君其志愈下非敢尸號召之任者故曰匪其彭彭知分義之宜然故曰明辨哲也哲與哲字相近俗讀往往誤合爲一哲从折从白也哲从折从日明也音折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殷舊釋盛也乃連薦爲文不云作盛樂而云盛薦於文義不

安郊祀之禮事天以誠不以文未聞極其盛美後世用大樂備宮縣梁武帝博考禮文訂正改撤是也唯大需用盛樂者以陰陽不和而不雨故樂極其盛以感召和氣既非以崇德且焉祭獨祀山川百神不止上帝按堯典以殷中春殷中也郊以日至乃冬氣之中祖考之祭亦在四仲之月故曰殷雷之出地在仲春亦中候也以配祖考舊說以祖考配帝亦非是郊之配唯祖而考不得與且祖配帝非帝配祖當云配以祖考薦之上帝不應云以配祖考蓋配之爲言合也樂以象德所以象祖考之德感以其志氣而合漢故曰以配凡此類皆順文求之斯得其解不可屈文義以就已說則無不可通矣

王用亨于西山

文王之稱王周公制禮而追王之王王固受殷鉞之賜爲西伯以事殷終身安於侯服其謂文王受命稱王者乃爲公羊之學董仲舒何休蔡邕之徒曲相附會之邪說宋儒辯之詳矣何本義至此而又以爲文王且周人之稱文王必連諡稱之蓋連諡以稱則明其爲追王若舍諡而直言王若書所言王若曰之類則必其王天下者未嘗徑以王稱文王也本義又云文王郊祀于岐山蓋得此文尤爲曲說當殷命未訖之日而郊祀曹操劉裕之所不敢爲而文王爲之乎且升之六四辭亦云然豈文王之享西山既蓋得隨又蓋得升乎況王者之大祀上而不並少牢以下乃祭禮有明文何容始亂筮之設也人皆可就決疑故曰以前民用即令文王享祀偶筮得此亦不可執一事之吉凶以棄天下後世尊卑常變之通用則其爲象非以已占之驗言之明矣謂西山爲岐山者亦非也文王治岐岐山正在其封內不得云西言西者中國之山唯西爲高王有天下者之通稱謂九五西山居至高之地謂上六也卦以陽隨陰爲義上處天位之上人無足以當之者其唯鬼神乎而上六體陰山本地類五以陽剛履中位而曲意盡誠以隨上六故其象如此此以費九五之德而在上六則爲窮無可隨下聽人隨之象不純乎吉使祀而筮得此文亦鬼神不康不欺之兆故象傳曰上窮養意若矣

先甲後甲 先庚後庚

鄭氏以爲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取自新丁甯之義而本義因之王氏以爲甲者創制之令若漢之有令甲令乙孔穎達兩取其義要皆求解不得而曲取後代之枝說以附會之其以辛爲新者說出於劉熙釋名熙書皆迂謬不足取辛本五味之一書從辛作辛其字从辛音愆羣之辛又爲金剛觸人痛楚泣出之義本無自新之意丁之爲丁甯者鉅也鉅之聲丁丁甯甯然借爲告戒重複之意者以鉅所以警眾於行陣者也從言丁而不言甯其不可作詳勉教戒之詞明矣以歎後語作隱隱俗謬莫甚焉康成易注純用緯書故其詩誕如此王氏言創制近之矣而以漢令甲令乙證之則亦非也令甲令乙者令之卷帙次序之名也甲者卷之首耳何有於創制之義漢人以纖紙代竹簡故有此名非可以引以證文王之經文且抑何以通之於義之先庚後庚郭以實言之甲者事之始庚者時之變先者先事而告戒後者後事而申飭皆巽風申命之謂蠱風始出山當事之始言創建功於事未起而先命之事已行而又戒之也重巽而居外卦之中爲更改後圖之象故言庚庚於時爲秋乃寒暑生殺變易之候先庚後庚言未庚以前已庚之後申命以善始終也其云三日者誓戒以三日爲期也義自昭然何待披拾瑣說以巧爲附會哉

至于八月有凶

舊說或以八月爲遷卦值位者以康節所傳陳搏之圖圖遷居正西也或以八月爲值觀卦者以魏伯陽參同契之卦氣觀居西位也二說皆出自緯書京房學宗讖緯始以卦配月而黃冠假之爲丹術爲君子儒者所不屑道且以遷爲臨之錯卦觀爲臨之綜卦皆以相反之義言之若以錯綜相反言吉凶則泰當云至于否而凶屯當至于鼎而定至于蒙而亨何獨臨之至于遷觀而凶乎臨六爻皆變而始成遷初二五上四爻變而始成觀相去懸遠不大變不至于彼象爲靜而不變之占何得豫憂其至于遷觀之月邪卦之有錯綜猶人之有生也豈於方生之時而曰至於死之日有凶乎足知二說之皆謬矣八月兌位正西八月秋中兌道之成也臨之內卦爲兌自初至三皆爲兌體而成乎兌者六三之陰也初

二以陽臨陰雖體兌而以感應爲道則皆吉者未成乎兌故免乎凶也至于三而兌成則爲甘臨於是乎凶言有者憂之則可不凶不憂而甘則凶其所必有矣即又論象即卦體以論占明白簡易崇經緯則易道大明經之亂緯緯之京房陳搏之流相襲而成說辭如此類者不可不亟爲辨正滅趾滅鼻滅耳

滅趾滅鼻滅耳如水淹物湮沒其中而不見也內則滅鼎及大過過涉滅頂皆隱沒不見之謂隱於足械今徒罪人所著者何校猶今之柳也屢校著於屢從上視之則不見趾何校在項從下視之則不見耳膚大體無骨食食無狀捧而齧之則上揜其鼻舊未注明疑於絕滅則噬膚何至則其鼻過涉何至

得金矢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兩劑禁民獄訟入束矢鈞金然後聽之者謂民之獄訟不縣鄉遂縣方連司寇之禁徑詣于朝如今越訴皆五十之律非凡獄訟者皆納金與矢而後聽也管仲治齊乃令凡訟者皆令出金與箭以供軍用乃使富者可恣其告訐貧民含冤而不能理此諸國之風政非先王之法也本義引以釋此又誤矣且噬嗑強不合而合初上有被刑之象四五乃理直而得伸者原非聽訟之人若大象云明罰敕法自別一義凡經中又辭俱與象通周公祖述文王之旨也其不與大象相通者周公非豫爲孔子釋也又辭爲占易者言大象爲學易者言故屯之經綸象之果行育德又辭不申此義不可以大象釋又明矣九四方被齧合之果安得聽人之訟而受金矢且幸得曰得不幸而得亦曰得法所宜受不可曰得納鈞金束矢既爲常法則不當曰得豈幸民之訟而利其得乎以實求之金矢者以金爲鑲之矢也古有弗矢枉矢殺矢之別唯殺矢則金鑲其他或不用金如今飽箭之類初上強欲齧合九四剛不受齧故操矢相齧初上以矢射四四獲其矢而反射之故初上得四而四得吉以卦象求之其義自見勿容難引曲說以害意也

七日來復

舊說謂自姤而來歷遷否觀剝坤至復爲七日此以卦變衡

卦氣而言之也乃卦氣之見於參同契者一卦一月而非一日一卦若卦變則因已成之卦一爻變動如噬嗑之於頤是也一爻移易如損益之於泰否是也未有相反之甚如姤與復而可云自彼而來復卦自二以上本純坤之體唯初爻得陽則來復者自坤而言也坤一變而即得復故曰不遠復不遠則非歷七卦明矣蓋七者少陽之數坤爲老陰乾爲老陽故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不用七八數至於純坤而無可消矣於是其復速疾而七起焉言曰者一晝一夜數極則反之謂積陰至於六日則必復變暑陰晴之常也而不正之氣化抑不盡然故唯速反於七爲天行之正而唯顏子能見之彼謂連於遷否觀剝者蓋迷而不復至于十年而不見者耳卦氣之說涉隨程氏斥其出自緯書是也則又惡足信哉

至日開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言至日者祭平至日以後之辭也若但長至之一日開關而止商旅則行人姑待於旅舍爲戲而已省方非一日之事吉行五十里則一日往反不出郊關何得云方蓋自至日以迄乎雷出於地驚蟄之後古麻驚蟄而後啟關以聽商旅之行后乃出行以省方日至以後兩月之中純陰固結於上復之象也於時寒氣方盛民當入室以息老慈幼若任商旅之嗜利奔馳則觸寒威以傷生而廢父子兄弟歲時聚順之好若省方則車徒跋涉吏民迎候履冰踐雪怨咨繁興皆非以保養孤陽而順天行故兩月之中下靜處之令以法復卦之德今制臘月十五日起至正月十五日止非軍國大事急須奏報者皆停止猶其遺意也

日闋與衡

鄭氏云曰當作日本義因之按曰二字隸文相近而篆文大異此又未有每日皆闋之義與司車者春秋傳所謂與臣臺也衡徒之從車者若行師從則行旅從皆衡也闋習其事也曰猶矣也而有告戒之意猶詩豈不曰戒之曰良馬方逐中戒僕從以素所聞習者護車而勿收績斯以爲艱良之吉何天之衡

舊於何字皆置不解若以爲贊歌之辭則與之衡二字文義不相通足知何亦負何之何負天之衡者猶莊子所謂負雲

清經解續編卷三

氣背膏膏也凡經文何字皆上聲
朵頤

本義云朵垂也欲食之貌夫下頤曰頤頤丈夫之欲食者亦
唯垂頤頤固不可下垂也且經云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則朵
頤者我也觀之者爾也豈自朵頤而自觀乎朵之本訓樹木
之垂朵朵也謂枝葉華實纍纍然其多也此言貪婪之人見
我饌具之豐注目凝視驚詫而觀分其潤含不在朵頤而在
觀雖未枝求而情已淫故曰亦不足貴若垂涎則賤甚豈但
不足貴哉

藉用白茅

古者席地而坐別無食牀今之其爵豆邊皆藉於地無藉
之者禮文具可考惟唯郊祀上帝禮無其文則此以茅之白
秀鋪地而藉蓋郊也故繫傳曰微物而重用之郊壇地狹登
降獻薦執事者趨踰於側應易傾仄故以茅藉之而使安妥
君與執事處皆將草萬不至於傾覆而尤必藉之故曰慎之
至所以用茅者事天以質不敢以人為之美薦也初六載三
陽以上事九五之天位故其象若此

樽酒簋二用缶

樽酒簋二四字為句象傳既有明文而見氏以貳字連下用
缶為句謂象傳貳字為衍文徒以私意改經文而文義不通
本義從之過已樽以盛酒簋以盛黍稷於樽言酒而以簋字
連之為句則豈簋亦酒器乎而缶又何所盛耶缶耳也樽或
鑄金或刻木而加飾簋刻木施丹漆或如玉飾用缶言樽簋
皆用陶器非彫琢金木之美貳聞也酒燕禮簋則食禮以盛
食謂者燕食不同日而舉詳見周禮儀禮今既設燕禮之樽
又陳食禮之簋相聞以待賓且樽簋不用美飾之禮器而用
陶器約之甚矣飲食實于室薦酒食者不從戶入而從牖入
其簡愈甚疑有咎矣以其柔順承剛之誠則物微禮簡而情
則為故終无咎徵實以考證文義自明不然則有樽有簋以
盛酒食缶何盛邪割裂經文徒滋淆亂矣當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終

清經解
流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

南齊書院

周易釋疏二

衛陽王夫之而農著

下經

成其腓

腓在脛上股下或行或止一聽於股而不自動此近驗之身
而灼知之者舊說云腓行則先動欲行者心也先動者股
也腓豈欲行又豈先動者乎六二本靜又又為艮體無先動
之象故曰凶居吉能靜而不自動則雖凶居而亦吉凶字自
連居字為句猶言處危而象曰順不害言能順乎股也舊說
失之

膝口說也

舊說勝與騰通按騰者駿馬超驤之謂使口說如之則亦卓
絕之偉論矣膝字從水水涌出曰膝叔繡之封以為國名者
地近汶水伏流空涌不擇地而汎濫故地以膝名此云膝口
說者乃謂感即應無所擇而務口給所謂波濤之口也不當
作騰驤之騰

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錫義有一有自上賜下者如春秋來錫公命是也有自下獻
上者如書九江納錫大龜是也天子既有以康諸侯矣用是
而諸侯皆效順以修職貢焉者享禮之庭實也三陰連類以
進莫不來享故其馬蕃庶而天子勤於晉接以嘉受之三接
者三陰皆接也王接諸侯之禮凡三等在殷則爵三等公也
侯也子也在周則同姓異姓庶姓也舊釋未明

慈如王母

慈音鍾侯反釋作憂者乃六朝以後之字義古音子油反鄉
飲酒義秋之為言慈也慈慈堅固也二與五正應晉之尤篤者
故曰慈如王母蓋以為天子之母古無此稱王之為言大也
王母大母也生謂之王父母沒謂之祖妣陰居尊位大母之

象

嘒嘒嘒嘒

嘒嘒嘒以為嬉笑之嬌嘒乃歡聲本無嬌義而九三以剛居
剛亦無戲論柔諸之象按嘒嘒嘒嘒皆取喻於火聲詩多將
嘒嘒猛烈之狀火始然之聲也春秋傳諸請出諸諸乘赫

赫之餘火將息之聲也九三以剛處剛離道方成故曰嘒嘒
而上承六四風將散之故曰嘒嘒所以失與不失兼有其象
以辟咎也

辟咎音避者非當音必亦反覆也除也去也避咎者咎已成
而逃之小人之幸免也辟咎咎未成而除之君子之大用也
孟子曰患有所不辟豈謂遇惡人以逃禍責乎九二以上失
位之爻皆惡人也初九以剛制之於早見之乃以治之故除
其不祥於未亂而得无咎

蹇利西南不利西北

先儒以臆度而為之釋曰西南平易東北險阻以實考之域
中之名山大川其險阻在西南山則崑崙崑崙嶺我蜀點若水
則弱水流沙三峽盤江皆西南也東北青兗平衍千里何得
云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哉蹇之為卦得位可行而初上皆柔
而不行是蹇難已其滿滯而不敏非本不可行也故在險而
蹇則利已出險而蹇平行之地而蹇蹇則不利此所以宜於
西南不宜於東北也解之象曰利西南者以柔道解散失位
之悖則隨行皆順故雖西南不易解者亦利若東北之利則
不待言也以其失位無東北平易之象故不言東北以卦義
及事理推之知舊說之非矣

益之用凶事告公用圭

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凶事者凶禮之事也凶禮
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戮以贈禮
哀困敗以恤禮哀寇亂凡國有凶事則上告之天子下告之
友邦而受其賜禮歸師之益春秋許不告災則君子知其先
亡告亦必有將往之儀如成文仲以紀魯玉獻告雖于齊是
也用圭則尤其重者六三以陰求益於陽未益者近於利非
君子之道唯凶事則可耳故无咎公謂四也九四曰告公從
四從三告也舊釋未明

見陸夫夫

馬鄭王肅皆以見陸為商陸陸德明邱光庭以見為今之見
陸陸為商陸乃商陸小坤他不經見尤不可獨謂之陸且此
二坤於夫夫之義無當按見字當从艸而不从艸音胡官反
山羊細角者也陸平原也兌之象羊夫卦五陽上簾一陰其

陰纖弱而父象分政故爲細角羊行于高平之陸得坤而自
恣欲行不決爲夫夫夫者遲疑舒緩之詞九四從下不速
其行如牽羊之鞭其後然至於平原則地散而愈不速矣竟
即四所牽之羊也五得位而安故曰陸竟竟字相近故傳注
相承而誤

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云順當作慎今按地中生木無有慎象而日本達莖以
生枝葉則其積之也順坤順也巽亦順以入也君子之德下
學而上達順德之序也若急圖高大而忽其小則踰等而逆
矣自當如字

改邑不改井

井之爲字篆本作井其外四畫相交而成九區田之畛域也
其中一點穴地以達泉也司馬法四井爲邑以積爲邱甸而
出賦此兵制也三代封建沿革不一人民登耗不恆故分此
邑之餘以補彼邑互相推移而改邑若井以分田制稅公田
之中廬舍之間當中作井而九百畝之田環之溝洫陸路陸
塹視以爲經界之準而承無所改經界既正無餘無欠此井
无所喪彼井无可混得居中之井永爲標準也蓋經界之設
必有表識使民不得混亂木既易朽石亦可移紫土爲封歲
久亦且崩塌北方土厚水深穴井及泉動逾數仞永難埋塞
此先王立法之情而井卦一陰間以一陽又一陽間以一陰
南北異衡邑有推移而井終不亂以絕吏民之爭亂襄得兩
忘之象故彖辭云然釋易者於此不察以彖辭爲亡實之證
言是軌革卦影之耶妄豈聖人之言而若此哉

舊井无禽

舊以禽爲鳥獸者非是井非鳥獸栖止之地結合有之正惟
荒廢之井人迹不至鳥或暫集而日汲之新井所必無若云
水濁而禽亦不飲鳥獸豈擇清泉而後飲哉按禽獲也汲而
得水以獲爲利今此井泥人不食之固無復治之者日久淤
塞泉脈不通則雖往汲而亦無所獲矣始則向有水而人不
食久則雖欲汲而終無水故曰時舍以舍之故遂至於无也

射鮒

鮒鮒也今謂之鰕凡魚皆特積水深廣而後可活唯鮒鮒得

少水需濡而足或以溼紙裹之可行數十里復舊之池從須
注之曰射井谷者井一面崩塌若谷水不能停泊消細流須
出唯可以注射鮒鮒而已

已日乃孚

辰巳之巳與已止之巳字畫無異皆音詳里反亦無異音俗
寫辰巳字屈下畫使短不鈎欄上及以已止之巳音羊里反
而辰巳之巳音自皆墊師之謬也已之轉訓爲止爲既者以
陽氣至巳而盡出至午則陰生矣故許慎曰陽氣已出陰氣
已盡此言巳日乃字者謂日在萬中六陽出地之時也當革
之初人心猶多疑惑必王道大行昭著於天下如日之加已
然後無不從乃者難詞也二爲離明之主而得位故與衆同
得矣以其子

己所生之男女通謂之子禮所謂女子子也詩大邦有子齊
侯之子皆女子也以如春秋蔡侯以吳子之以以卑用尊而
能左右之也詩侯強侯以亦有相繼相助之意六五以柔居
中位而貴離爲中女則少也嫡所生之女子子也巽爲長女
而一陰在下位處乎卑妾也初六能以其柔順佐六五使
安位于外故有妾媵而能提攜贊其女子子以婦道之象
舊說未詳似謂得妾而生子又無此象於文義亦不能通
終莫之勝吉

莫之勝言不勝其吉也勝平聲故彖傳連五字爲句若
於勝字絕句則是婦之不孕者終不能孕何以得吉而又何
以云得所願乎不孕者不相接也待三年而始孕貞靜之至
也得婦如此其吉無涯矣舊說未詳

承筐无實到羊无血

筐非盛具也士昏禮所謂筭也織竹爲之實棧栗棗脩以費
見舅姑者到羊者合卷之牢鼎士而用大夫之少牢繼禮也
无血之羊非特殺者士女皆以香而廢禮惡俗也故无攸利
舊說未詳

獲奔其杭

程傳以杭爲杭杭與凡同見春秋傳凡所據以爲安九來居
二而得中義亦可通然卦自否變否四之陽越三而來二故
曰奔奔人險中以爲坎主則非平易可安之地非凡象也杭

有伐木不盡之望幹礙人之行險象也入險以消否本無避
難之情故曰得願悔亡與无悔無悔者本無悔也悔亡者
疑有悔而能亡也机非可安故疑於有悔得願故亡

我有好爵

爵所以行獻酬者好去聲好爵相好之爵燕禮請安于賓徹
俎而薦羹無算爵以盡歡者也應與應通兩也六三陰柔躁
於前行故二與初相和而以歡好聞之陽自相爭而後以手
異類如酬酢之行主自飲而後送于賓也舊釋未詳

過其祖

過遇不及之義舊說總未分曉小過小者過也過字之義如
師也過之過與不及爲對非經過之過如過我門之過以卦
名義觀之可見過者未盈而勝彼不及者欲企及而不逮遇
則怡與之合也故曰臣不可過言臣之功名權勢不可勝其
君勝其君則恃功凌上爲不道之臣矣弗過言不能過也遇
之相得而道合也弗過遇之過已甚而驕亢故凶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與小畜象同而卦象本不相肖故邱光庭謂小畜陰氣少
小過陽氣少不能和而爲不雨其說近是然此卦之象尤爲
顯著不待深求重陰在上爲陽氣所隔不能與初二之陰相
接故雲密而雨不降傳曰已上義取諸此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本義謂此乃文王與紂之事按文王在殷盡服事之悅受紂
鎮之賜不得與殷相伍而稱鄰周公豈以掩文王之至德而
亢言之且紂之於文王以德言之則聖狂迥異以福言之則
興喪懸隔豈待相較而云不如文王之德雖儉而非儉於事
神則雖奢淫而非特奢於祀足知本義之疏矣自上臨下上
者左而下者右左爲東右爲西禮文每以此言東西鄰者九
五之鄰上六其東鄰六四其西鄰也上六已濟而驕六四求
濟而慎故五之福之獨施於四衣衾之戒禮祀之誠也滿首
之厲殺牛之不順也禴爲四時之正祭雖不如黍稷之備物
而抑必用太牢則禴未嘗無牛獨言殺牛者特牛之祭郊也
上六躋于至高之位僭行郊禮故神不享而福不降禴祭以
傾受福亦非以儉而勝豐以禮文考之以文王之德思之則

清經解續編卷四

本義之不當從明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

周易神疏三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繫辭上傳

八卦相繼

善化劉輝校
湘陰吳宗貴校

故之以雷震震也潤之以風雨翼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坎離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艮兌也此所謂八卦相繼也陽純乎氣而上升故一陽生於下則鼓動羣陰而震爲雷陰成乎質而下垂故一陰在下則受陽施以浹於物而巽爲風兩日冬至則遠人陽之隱也月中冬之望道行於北而近人陰之見也一陽藏於陰中故坎爲寒日夏至而近人陽之見也月中夏之望道行於南而遠人陰之隱也一陰藏於陽中故離爲暑人物之生陰陽均受而戴之在上者成乎體質致一者其所成也艮一陽外成故成男兌一陰外成故成女是以咸卦取象於人身震坎艮陽盛陰剛摩柔也巽離兌陰盛陽柔摩剛也巽爲風而兼言雨者陽氣凝聚於上陰不得升則復下雨所絳降也象象以坎爲雨自其既雨而爲水者言也此以巽爲雨者自其與風俱自空而拂地者言也故曰易無達象不可執一以限不測之神化類如此豈術士射覆之小智所能知哉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謂知爲主按知之訓主如唐宋官制不正職銜在彼而差過在此如知留後事知留內銓之類乃暫令預知其事而

非其官守之意今郡守稱知府縣令稱知縣皆承其職非名言之允宜也勿論六經即漢晉人亦無有以知爲主者下傳云知崇禮卑知者無不知之謂則乾以明照爲用明矣知與作對又與能對若云乾主大始則亦作能也何以別於坤之簡能而成物也天以氣化以神用神氣之靈爲聰明今觀萬物之生其肢體筋脈府藏官骸與夫根莖枝葉華實雖極於無痕而曲盡其妙皆天之聰明從未有之先分疏均勻以用地之形質而成之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以人言之則強固而任能者五穀六姓之養地之材質所成而虛靈知覺則天不息之神流行於官骸陽氣一散則有耳而不能聞有目而不能見有脾而不能思有肝而不能謀有肺而不能慮有腎而不能識其爲乾之以知生物尤爲明顯冒攝攝而主其事之謂乎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此二句合釋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當參互讀之不然則晝夜剛夜豈柔乎猶言剛柔之生變化晝夜進退之象也變化以動爻之占而言如乾初得九則變姤而占在初九之類自九而下之入退也自六而上之七進也老陰變少陽曰變爻則長老陽變少陰曰化則消陽明而陰暗晝已極則夜陽退而化陰也夜已極則晝陰進而變陽也進無可進則退退無可退則進若少陽少陰入方退而爲六七方進而爲九九進退不失其故常則變化不生則六爻皆少之象無之卦無一爻之占以此

彌綸

彌字本从艮从爾互也爾盛也如爾後爾周備之謂如云爾爾高爾爾爾愈久而不窮也如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極至而無盡也如云彌縫其闕編互周備而縫之也綸乃治絲而合之之謂彌綸者周備天地終始皆與道合今俗書官長从弓故其義不明如文場有密封本當作密北人無入聲讀密爲平聲遂譌爲彌彌本義云彌有終竟聯合之意不知聯合乃縫字之義彌唯言其終竟耳下文謂易合天綸也其兼盡者則彌也通一章讀之其義自見

治容詩注

治訓爲妖艷之詞者非生成之妍美乃妝飾之謂也懷藏懷其藏也治容治其容也治銘也銘銘於治變其堅樸之質使流動而有光彩如教導婦人以妝飾爲麗麗故曰誨淫誨之以淫也

天一地二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五十有五河圖之畫也天地謂陰陽也成變化言乾坤六子所絳成也乾之化爲巽離兌坤之變爲震坎艮鬼神者吉凶所絳兆也吉凶之生有理而不測鬼神之神也故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之三五七九地之二四六八十從其用而言也合則中實而奇分則中虛而偶奇者大而見少偶者小而見多地之三十以分見多其實則少於天三之一也相得一二三六七八四九五十相與以得位各有合者越其位而合三爲一卦也一五七合而爲乾二六合而爲坤三三八合而爲坎四五九合而爲離一三三合而爲兌二四一合而爲艮九六八合而爲震八七九合而爲巽因其合之象而定其位通其氣相薄不相射以成變化而天地所以吉凶生死乎萬物者行焉此聖人所以因河圖而畫八卦卦既成又從而兩之以極其所合之變化則六十四卦成而吉凶之幾無不備於其中經文之義盡於此而釋經者未能合圖與卦以求其至當之解乃以意爲推測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相得既因所取義苟簡以求通若夫以五行配合而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者不知其出於何人亦不知其何所取義易列八卦分爲八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三聖立教昭然從未有五行之說五行始於洪範乃言天之所以協民居而爲民用之所需者人君當修治之以厚民生而利其用與變化鬼神之道全無干涉自京房始承緯書之邪說而以五行混入八卦之中以坎離震兌分配水火木金差可成說而易於震不言木於巽言之則亦顯與易背且無以處土而以坤艮當之又非河圖中宮之象據周易方位言之則艮居東北坤居西南不可強合即以陳搏所傳作伏犧卦位言之則坤北而艮西北亦非土位至乾巽無可安頓之處則合乾於兌以爲金合巽於震以爲木卦之與行或八或五其數不齊則水火獨止一卦餘皆一卦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段

周易稗疏

參伍錯綜

兩儀生四象

生者非所生者爲子生之者爲父之謂使然則有有太極無兩儀有兩儀無四象有四象無八卦之日矣生者於上發生也如人面生耳目口鼻自然賅具分而言之謂之生耳邵子執加一倍之小數立一二畫之象一純陽一純陰一陽上陰下一陰上陽下謂之四象更加一畫而其數倍爲八卦遂畫四畫之象十六五畫之象三十二無名無義但以入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牧童稚知相乘之法則可而於天人之理數毫無所取使以加一畫卽加一倍言之則又何不可加爲七畫以倍之爲一百二十八漸加漸倍億萬無窮無所底止又何不可識不知易但言四象生八卦定吉凶生大業初不可損而爲二爻益而爲四爻五爻此乃天地法象之自然事物變通之定理不可以算博士銖積寸累有

繫辭下傳

一君二民一君二民

矣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舊以其出入以度五字爲句外內使知懼爲句不成文則云有闕今按度云者有常度也乃易往來之變初無常度故曰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此卦變彼卦不相因以爲次序乾坤

次以屯蒙屯蒙次以需訟其變無端不可預測使人不得以私意擬之以機智防之而免於懼抑不得委於時命消長之固然而忘其懼非若京房之乾必生姤姤必生遯以來回而反於大有亦非若邵子之乾一兌二截然順布八宮或方或圓如製衣者之尺寸有成法也使必有度以出入則因任自然可先事而料其一定之吉凶如火珠林之以答匹夫匹婦之疑問而釋其憂懼豈望人師保父母之明威哉度當首錄之疑問而釋其憂懼豈望人師保父母之明威哉度當首錄之疑問而釋其憂懼豈望人師保父母之明威哉

周之盛德

盛德與論語至德義同謂忠厚之至欲紂之圖存永命使殷先王保其宗祧也舊說謂周危而使之平猶之可也又云殷易而使之傾則殷本不宜失文王行險以利紂之惡陷使傾覆是譌道成失溫之大惡何云盛德乎文王閔紂之失德必喪殷師欲誅則徒爲比干之死而無補欲不言則不忍其亡故演易以明吉凶之所自使知危者可使復平而唯慢易而不知懼者則人將起而使之傾紂能因此以自警則武王之師可以不興而天下之民脫於犢尾矣此周之德所以盛也曰文王與紂之事者言文王事紂之事也舊說悖理不可從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終

善化劉鐸校
湘陰吳宗寶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

周易稗疏四

衡陽王夫之而農者

南菁書院

生薑

生始制用之也。薺屬一名因陳因俗作茵非。凡薺莖皆冬枯死。

參天兩地
三三者本數也參兩者參之兩之從而分析以數之也天本無三地亦非二以形言之天包地外天大而地小以氣言之陽盈而陰虛地得天三分之二故謂之二繇地之二而見天之三此聖人所以以三數天以二數地而爲九爲六爲三十六爲二十四爲二百一十六爲百四十四皆倚此以立也其畫之爲象則陰爻一三分而缺其一陽則兼有二而實其中以成乎三其畫一所謂以一函三亦函地二而更盈其一也以聖人因陰陽已然之迹以起數而非天地之有數參之兩者者人也故數不可以窮神而術者知數而不知數之所自起宜其徒亂天地之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本義以乾兌離震爲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未生之卦兩端相迎爲次序謂之日遊云此伏羲之易也勿論遠指一無從授受之伏羲與莊周之言秦氏許行之言神農以壓倒文周孔子者同其夸誕孔子所贊者周易也連山歸藏當時尚存而無所雜引即使伏羲之易果存亦置而弗論故序卦明以

周易之序爲序雜卦亦以錯綜相比並論亦皆周易之次何但於此言先天又不明言而但云順逆以啟後人之疑康節所傳者陳搏以授穆脩脩以授李挺之者也搏又傳自呂巽乾南左旋坤北右轉乃陰陽交媾之說其坤起正北歷艮坎巽乾兌離震左旋之方位則六壬家正月亥將之次第益合黃冠日者之小術爲還丹火候之定局爲君子儒者用以釋先聖之正教不亦過乎誠以經文合筮法之實理言之則數往者順相譬之詞知來者逆正言周易故曰易逆數也逆如周禮復逆之逆謂自下達上也自上而下謂之順自下而上謂之逆數已然於既往則自上而下如序五帝則伏羲爲一神農爲二至舜爲五又如累十二墓子則以居上者爲一至最下者爲二十所謂順也欲知將來之吉凶則善惡有基得失有本必從下而上故易卦以下一爻爲初筮法先得初次得二次三次四次五以終於上而數乃合十八變之積以成吉凶之象所謂逆也如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數卦畫之生因乎數數絀下積卦既成而後成乎象則象自上垂故但云逆數不云逆象如康節之言則象亦逆矣且其以兌次乾者陰自上生而自白巽而坎而艮又自下生兩端交湊於中震巽交媾於內則又半逆半順而非但云逆數矣康節之說求之一部全易無可證據不獲已而曲引此段經文以文其說辭當時二程子已知其不足學蔡神與熹習彝經尚術數乃從而表章之朱子與神與父子交因爲所惑使周易之大義白日晝晦良可惜也

雷以動之

凡此八章次序各別雷以動之章首震巽次坎離次艮兌終乾坤者蓋以卦德之用言德以漸而成用以漸而進故陰陽從下起雷風者大化發用之始也次上而坎離見其功次上而艮兌收其效乃以成乾坤之大用君德成而藏之固大用之所以不窮無有躋躋乎至健大順躍等速成之道也希出平震一章則以四時生物之化而言因四時而定八方取諸地有四遊之義蓋雖有純乾之卦而實言天氣之行乎地中者故與六子同序而坤居離兌之中乾居兌坎之介若以實言之則此乾坤與六子皆乾君坤藏之發見於生物者也此

所謂鷺立義取諸此以諸說參攷則雕鳩之爲魚鷹其名曰鷺明矣謂之鳩者鷹之屬通曰鳩鄭子所謂鷺鳩者鷹也雖食魚而非水鳥故郭璞云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經言在河之洲非常也在也本爲鷺鳥之屬故毛公云鷺而有別鷺之爲言鷺也其鳥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時交則雙翔別則異處以其立不移處別則異所以異夫婦有別之義李時珍本草言其翔翔水上肩魚令出一名沸波又能入穴取食一名下窟鳥其尾上白者曰白鷺是已集傳以爲鷺鷥之屬殊爲失實鷺鷥水鳥雕鳩山禽鷺鷥小鳥雕鷺鷥鳥相去遠矣

左右流之。爾雅流擇也。筆，筆也。說詩者自當以爾雅爲正。毛鄭謂流求也。筆，擇也。於義未安。擇者於羣草中擇其是，皆與否。擇而後筆之。於文爲順。擇有取舍，不必皆得。故以興求之，不得。寧則得矣。故以興得而友樂之。集傳曰：流，順水之流而取之。采，藪者或順流而下，或逆流而上。水或在左或在右，皆必於順水則左而不右，右而不左矣。又曰：筆，熟而薦之也。依禮記：筆，羹之。以立義既熟而在錡矣。何分於左右乎？古字義不一，未可執一以釋之。

卷耳 爾雅卷耳葇耳毛傳用之郭璞云形似鼠耳叢生如盤
博雅云葇耳施常泉胡泉泉耳而陸佃唯引荆楚記云卷耳
一名瑤草亦曰葇耳殊爲差誤葇耳一名耳瑤草言其實如耳
瑤一名羊負來以其實結羊毛上一名野茹葉似茹也湖湘人
謂之羊矢草實形似羊矢也其草拔地而生高者三尺計獨莖
多枝初不叢生葉全不似鼠耳蘇頌本草據陸璣疏言其莖生
可煮爲茹又與郭璞叢生說異一葇耳且不能定況可引釋名
耳卷耳有臬耳胡泉之名必有與臬相類者葉如鼠耳則小而
圖長葉上有細毛柔輒可知今野茹有名鼠耳者王鴻漸野茹
譜謂之貓耳秃葉青白色與陸璣之說合湖湘人謂之爲鼠耳
清明前采之春以和米粉作糝有青白糝如臬麻味甘性溫葉
上有茸毛正如鼠耳準二雅及郭氏之言必此爲卷耳而非瑤
草明矣此草可和粉食而采之頗費尋求故云不盈頃筐若瑤
草枝葉繁而隨地多有且苦與不中食何事采之而患其不盈
乎

葛藟 集傳但言藟葛類未實指爲何物按藟或作纍其類不

一園雜錄山藥郭璞云似蔓而實一名俗謂之土薯者是皮黑可用爲案竊茅屋椽不堪作布爾雅補虎藥郭璞云今虎豆鵝蔓林樹而生葉本草謂之黃瓊結莢如阜莢小而無油一名就蔓又蓬藥似覆盆子蔓生繁衍莖有刺葉如小莢面青背白有毛六七月開小白花就蒂結實如秦椒熟則紫暗有小黑毛甘而可食俗名割田藤地黃又子錢藥一名藥蕪一名巨瓜蔓生椽木葉似葡萄子青赤藤中有白汁可入藥用陸璣定指爲巨瓜既未詳實而云似蔓藥則又蓬藥非巨瓜也辨物之難如此夫

薄言 方言薄勉也秦晉曰薄南楚之外曰薄郭璞註曰相勸勉也薄言采之者采者自相勸勉也薄送我艮者心不欲送而勉送也薄言往愬者心知其不可據而勉往也凡言薄者放此毛傳云薄辭也凡語助辭皆必有意非漫然加之

雙毛傳云：蔓草中之蜚蜚然，似謂蔓爲草，特出之貌，而非草名。於文義未安。陸璣陸倕皆以爲蔓，請而集傳因之。按蔓，謂水草生於洲渚，既不蜚然，於錯薪之中，但可采摘爲菜，不堪刈之爲薪。而楚爲黃荆，草幹可薪者，異則二陸之說非矣。管子曰：「蔓下於菴，菴下於蔓，則蔓爲菴草。」之屬，蜚然高出，而可薪者，蓋益益類也。

汝墳 爾雅墳大防毛傳集傳皆用之然隄防所以固土室水
例禁樵蘇孰敢於上伐其枚埴墳當與通韻爾雅汝爲墳郭註
云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引此詩以證之則墳乃汝水旁出
之支流當從郭說

召南

薇 集傳云薇以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閒人食之今按蕨之有芒而大者色黃甚賈賈之苗俗呼野雞尾味辛苦有毒無食之者說文薇菜也似薑薑豆苗也陸璣疏云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薑可作藥字書薇野豌豆則薇非蕨類明甚爾雅曰蕨從水生薇垂水若有芒之蕨植生山崖而不垂水次唯野豌豆多生溪澗之側故曰垂水此豆俗呼老鼠豆其結角似鼠尾陸佃謂采薇蕨以祭尤屬疏謬未聞蕨之可登於俎況賈賈苗乎世人相承之謬遂謂伯夷食齋采薇以食孤獨而誣不可救正有如此者

蘋藻 毛傳云蘋大薺也爾雅云萍萍其大者蘋毛公據爾雅以說此詩郭璞引此詩以註爾雅皆未精悉按萍有一種楊花飛時生五月多死小者葉圓而緣大子葉菱而紫味苦臭惡性大冷方家或以療熱之以蕪蟲蠶能蠶人衣其不可爲茹以食以祭明甚若世所謂蘋者別自一種謝胡楚辭芳草諸云蘋葉正四方中圻如十字根生水底葉出水上此草今所在有之俗呼田字草四葉合成一葉中露水尤如田字然臭味粗惡亦不堪食陸璣曰可糝蒸爲茹又可用若酒淹以就酒豈其口之性與人殊哉抑未嘗當之而道聽以說耳舊說以爲教成之祭牲用魚羊用蘋藻銅菜之芼調以清甘夏葵冬菹皆滑甘也而魚羹以苦澀之蘋徒取潔清之義不恤其臭味銅菜有芼以人道事神也人不可食神其歆乎按山海經有草名曰蘋音其狀若葵其味若蔥說文無蘋字字正作蘋音符眞切計慎亦謂之大薺則蘋蘋也呂覽云菜之美者崑崙之蘋音崑崙者一著其尤美者耳不必崑崙而生也蘋蓋蕪葵之類滑脆如蔥白者湖州圖經以爲不滑之蕪是也柳塘詩汀州采白蘋言其根之白也邱光庭兼明書以田字草花白而闊圖經之謬不知言白蘋則蘋本白而非以花言明甚皆不思之過也圖經言不滑者較尊爲不滑耳非全澀也此草陳藏器本草謂之萍蓬草葉大似荇花黃李時珍曰似荇葉而大徑四五寸六七月結實狀如角黍楚王渡江得萍實凡萍之屬唯此有實其根如雞頭子根作藕香味如粟故一名水栗子又云花有黃白二色葉如小荷葉似蓴葉而大頗似馬蹄今陂池中往往有此俗呼水藕兒其根可煮食王鴻漸野荻譜繪之似蓴荇而大本草言其甘澀與圖經之說脗合矣藻陸璣曰有二種其一葉如雞蘇莖大如薺其二莖如銀股葉如蓬蒿按此二種莖皆硬韌不可食人或植之水中以飼魚者而璣云皆可煮食非也爾雅荇萍藻郭璞云細葉蓬荇如絲可愛此藻王鴻漸野荻譜謂之牛尾蕪葉如髮莖如聚藻聚藻莖似銀股略似菱根故廣雅云菱菜藻也蕪乃蘆字之譌牛藻亦謂之蘆左傳所謂蘆藻也性極冷古人體質厚可食今人非因荒不食不如似蓴之蘋能益人古今通食之

簠簋 毛傳方簠篋員曰簠簋傳因之按高誘淮南子註云員底曰簠方底曰篋說文篋猶也博雅簠簋也篋即篋也蓋篋上